

陈建华的学术追求与华东师大俄罗斯文学学科建设

Chen Jianhua's Academic Pursui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ssian Literature Discipline of ECNU

田全金 (Tian Quanjin)

内容摘要: 本文从两个方面评介陈建华先生的学术活动。第一, 陈建华先生的学术追求, 主要介绍陈建华先生在俄罗斯文学研究、中俄文学关系研究和外国文学学术史方面取得的成就。第二, 陈建华先生与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文学学科建设, 主要介绍: (一) 陈建华先生的教学活动和学科团队建设方面的工作; (二) 陈建华先生的华东师大俄罗斯文学学科史研究; (三) 陈建华先生如何在对外交流中承继华东师大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学科传统。陈建华先生的学术活动及其严谨的学风, 为当代中国的外国文学学术史和外国文学学科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键词: 陈建华; 俄罗斯文学; 中俄文学关系; 外国文学学术史; 学科建设

作者简介: 田全金,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文学和中俄文学关系。

Title: Chen Jianhua's Academic Pursui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ssian Literature Discipline of ECNU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Mr. Chen Jianhua's academic activities from two aspects. One is Mr. Chen Jianhua's academic pursuits, mainly introducing Mr. Chen Jianhua's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Russian literature, the study of Sino-Russian literary relations and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Chinese foreign literature. The other is Mr. Chen Jianhu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ussian literature discipline a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mainly introducing: (1) Mr. Chen Jianhua's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discipline team building; (2) Mr. Chen Jianhua's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discipline of Russian literature a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3) How Mr. Chen Jianhua inherits the disciplinary tradition of Russian literature research at ECNU in foreign exchanges. Mr. Chen Jianhua's academic activities and rigorous academic style have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foreign litera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disciplin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Keywords: Chen Jianhua; Russian literature; Sino-Russian literary relations;

academic history of Chinese foreign literatur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e

Author: Tian Quanji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Russian literature and Sino-Russian literary relations (Email: qjtian@zhwx.ecnu.edu.cn).

陈建华先生是俄罗斯文学专家，但在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领域涉猎甚广，在四十多年的学者生涯中，出版专著和教材等30余种，发表论文和译文180余篇，可谓著作等身。陈建华先生在华东师大俄罗斯文学学科建设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并且对俄罗斯文学和中俄文学关系的研究用力最勤，主要著作《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等，均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本文将对陈建华先生的学术活动予以概要的叙述和分析。

一、陈建华先生的学术追求

陈建华先生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俄罗斯文学、比较文学与中俄文学关系、外国文学学术史三个方面。

(一) 俄罗斯文学研究：从社会批评到审美批评

陈建华先生开始学术研究之时，正值“文革”后各领域改革开放之初，所以，起步虽晚，但起点并不低。他起步之作所关注的问题没有停留在政治层面或社会层面，而是直接进入了艺术层面。目前能够找到的陈建华先生最早的学术论文是写于1979年的“娜塔莎形象与托尔斯泰的审美理想”。这篇文章中没有使用此前学界常见的“思想”和“主义”等外部研究工具，而是代之以形象和审美理想。虽然“形象”之类的词也不新鲜，但把关注的重心放在艺术形象和审美世界，毕竟意味着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和新的研究道路。陈建华先生详细分析了娜塔莎的“生命活力”以及其性格形成的原因，从而将托尔斯泰塑造人物的技巧和审美理想勾勒出来。¹后来，他的不少文章是沿着这条道路发展和开拓的。

陈建华先生在“论托尔斯泰对长篇艺术的开拓”²一文中认为，托尔斯泰对读者的吸引除了其作品深刻的思想内涵外，还源于其作品独特的审美风貌。托尔斯泰的长篇巨著中，史诗式的生活涵盖面、探索型的人物、深沉的艺术思辨力量、纵向开放和横向拓宽的结构形态、动态的多重色彩的性格塑造，以及辩证的心理分析等一系列艺术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交织，以内在的有机联系构成了一个带有作家独特印记的艺术系统，从而较为充分和较为全

1 参见陈建华：《阅读俄罗斯》，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40-245页。

2 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曾以“主体参与与美学距离——也谈托尔斯泰长篇的形象塑造艺术”为题发表于《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

面地发挥了长篇体裁从审美上大容量地把握现实的巨大可能性。¹这篇文章描绘了一幅色彩丰富的画面，以理论的方式凸显了托尔斯泰小说的艺术美。

陈建华先生的“长篇结构模式的突破：谈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长篇的‘对位’、‘对映’结构与戏剧处理”一文，在探索两位伟大作家不同的小说诗学时，其工具箱里已经不再是“形象”或“审美理想”，而是更加富有时代气息的“对位”和“对映”。²显然，这篇论文除了继续保持别林斯基等经典批评家的流风余韵外，也受到了巴赫金诗学的启发。

陈建华先生的文章“《两重人格》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探索”明显受到现代精神分析学的影响。陈建华先生认为，《两重人格》突出地表现了主人公的三种强烈的心理感受：一是恐惧心理——被人们从生活中排挤出去的担忧，二是孤独心理——与世隔绝的茕茕孑立，三是矛盾心理——灵魂的搏斗与幻想的破灭。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高略德金这一成功的典型形象第一次提出了双重人格的主题——一个贯穿其全部创作的主题。而《两重人格》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很成功，初步显示了陀氏所谓“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这一特色：写人物的幻觉、梦魇和意识流，通过悲剧性的内心冲突揭示人物性格，浓缩的时空概念。³借助于这些手段，作家有力地深入到人性的深处。这篇文章突出地表明，陈建华先生对现代心理学和现代精神分析学的熟练运用。现代精神分析学虽然早在1920年代就传到中国，鲁迅、潘光旦等学界巨擘将其运用于文学领域，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境遇，精神分析学被遗忘了三分之一世纪。1980年代初，精神分析学“回归”，立即被当作新的研究方法。陈建华先生将精神分析学运用得如此纯熟，可以说站在了时代的前沿。这篇文章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不再提陀氏思想上是否反动的问题，而是提出他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窥探了陀氏研究的新思路。

陈建华先生对文学作品审美风貌和艺术特色的关注，在文学研究中尽可能向审美领域迈进，见证了19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从政治批评、社会学批评向审美批评的转变。

（二）比较文学与中俄文学关系研究

中俄文学关系是陈建华先生耕耘最深的一片沃土。陈建华先生与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Борис Львович Рифтин）的对话录“在历史与现实的长河中”，就很能反映两位学者所具有的关于中俄文化交流方面的许多真知灼见。例如，在谈到中俄之间悠久的文化交往传统时，两位学者认为，在史诗《伊戈尔远征记》中有对遥远的东方大国的想象，不排除该史诗创作和流传时期，古罗斯人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接触的可能。又如，对俄国早期汉学

1 参见陈建华：《阅读俄罗斯》，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10-238页。

2 参见陈建华：“长篇结构模式的突破：谈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长篇的‘对位’、‘对映’结构与戏剧处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3（1986）：34-39。

3 参见陈建华：《阅读俄罗斯》，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60-267页。

特点的描述,指出“早期的俄国汉学家往往也是满文学家”,他们比较注重编典,并“比较多的关注的是中国北部和西部地区的文化现象”,“将19世纪中国北方方言给保存了下来”(《阅读俄罗斯》4)。再如,在谈及中俄双方早期翻译中存在的转译、误译、改写现象时认为,“在这种转译、误译和改写中往往蕴含着很丰富的和很有价值的文化现象”(《阅读俄罗斯》9)。还有,在谈到俄罗斯汉学家瓦西里耶夫(В. П. Васильев)所写的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纲要》(*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880)时,强调了瓦西里耶夫对中国戏曲、小说和弹词的介绍,以及称赞他将弹词这类“语言俚俗”的作品比作欧洲的诗体小说的观点极富见地等。¹这里仅列举有关早期两国交往数例,就可以见到对话内容非常丰富。

最能体现陈建华学术功力的是《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该书特点很多:首先是开阔的学术视野,将丰富多彩的俄罗斯文学与中国晚清以来一百多年的丰富交往纳入研究范围;其次是深入具体阅读文献、利用文献的功夫;第三是深刻敏锐的思想和积极主动的问题意识。例如,关于俄国文学最早翻译到中国的时间,著名学者戈宝权和阿英都认为是1900年。陈建华先生查找大量的文献资料,发现早在1872年8月出版的《中西闻见录》创刊号上,就发表了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俄人寓言》,从而将中国译介俄国文学的历史前推了28年。²陈建华还详细考辩了《俄人寓言》与克雷洛夫寓言、拉封丹寓言、伊索寓言中同一篇目的内容及风格的异同,并对丁韪良译文与托尔斯泰改写本的关系作了颇有意义的大胆推测。可以说,陈建华先生对《俄人寓言》的考证,是一篇非常优秀的译介学论文。

陈建华先生不仅在考据方面功力深厚,而且有史家的见识和胆略,对许多文学现象都有深入的思考和独立的见解。例如,陈建华先生在分析“日丹诺夫主义”在中国肆虐、甚至将“文艺为政治服务”进一步扭曲为“文艺为政策服务”直至文艺就是“写政策”的时候,大胆指出,“在文学艺术上盲目学习苏联,使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一开始就成了畸形儿”(《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197)。像这样有理有据、见解独到的批评,在《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一书中比比皆是。当然,多数情况下,陈建华先生批评用语还是相当温和的,特别是涉及中国当年某些学者因受“极左”思潮影响写的错误文章时,往往只谈现象,不提作者的姓名,体现了陈建华先生宽广的胸怀,也可以看作现代版的“为长者讳”吧。

陈建华主编的《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并非《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的简单拓展,是一部重要的学术史专著,其重要性在于第一次系统梳理了中国学者一百年来的俄苏文学研究史。这种梳理不是一般的研究述评,而

1 参见陈建华:《阅读俄罗斯》,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4-12页。

2 参见陈建华:《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第9-10页。

是把它放在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文化史的背景上探究它的成功和失误,涉及俄苏文学的译介、传播、研究与中国学术进展的关系,政治环境对于学术研究的促进和干扰等。这部史论显示了作者开阔的学术视野。

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1、学术历程的纵向梳理,展示中国学者学理精神的艰难确立。2、对重要文学现象的专门探讨,如新时期的中俄文学关系,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以及“红色经典”在中国的潮起潮落等。3、对俄苏文论与中国文学关系的系统性研究,这里的“俄苏文论”既包括革命民主主义文论、马列文论和苏联文论,也包括新时期以来陆续介绍进来的巴赫金、洛特曼和形式主义等现代文论,这样的研究表明中国文论的思想资源的复杂性和多样性。4、俄苏作家在中国的研究,该书梳理了从普希金到拉斯普京的二十多位作家在中国的研究历程,资料丰富,重点突出。当然,这部巨著并非陈建华先生一个人完成的,而是许多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晶。所谓“许多学者”的努力,恰好凸显了陈建华先生在学术研究中卓越的组织能力和强大的精神凝聚力。

陈建华先生研究中俄文学关系,并未停留在单一的材料世界里,对中外文学关系的理论问题也有所思考,真正做到了“入乎其内,出乎其外”。陈建华先生在“奇异的国度:俄罗斯文学先驱者的东方想象”一文中,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方法,对古代至18世纪俄罗斯文学作品关于东方(尤其是中国)的描绘作了精彩的分析。¹此外,陈建华先生还从学理的角度对如何研究中外文学关系作了深入探讨:“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是一个长时段的内涵丰富的课题,需要多学科、多角度展开,而且研究的模式和方法应该尽量多样化,应该根据不同的时段和不同的研究对象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尤其应该提倡综合多种方法来展开研究。在当代,真正严肃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都不可能通过单一的研究方法来获得”(“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命题的几点看法”49-52)。从这些文章的内容和行文可见,陈建华先生开阔的学术视野,可贵的思辨深度,淳朴敦厚的学风。

(三)学术史:从“俄苏文学研究史论”到“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

1994年,吴元迈先生在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的发言中提出:“为了适应外国文学工作发展的客观需要,为了更好更系统地做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我以为我们外国文学界应该创立一门独立的学科‘外国文学学’”,即“外国文学研究之研究”(6)。前述《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只是把外国文学研究纳入学术史的初步尝试,而《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又向着“外国文学学术史”迈进了一步。与同时代的学术史类著作相比,这套十二卷的巨著,其整体构思,有许多独特之处。

1 参见陈建华:“奇异的国度:俄罗斯文学先驱者的东方想象”,《俄罗斯研究》1(2001):67-74。

首先是系统性和完整性。其完整性，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纵向来看，该书总结了我国学者研究外国文学所走过的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从晚清直至当下；横向来看，该书按照国别（地区）划分卷次，涵盖欧美亚非所有重要的文学区域。其系统性，表现在整体构思之中：先有总论卷探讨研究方法和话语转型之类的问题，继之以“文论卷”阐述外国文论在中国的研究历程，然后再考察各国家地区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由此呈现出外国文学研究的完整面貌。陈建华在导言中说：“本书各卷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第一，梳理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第二，探讨外国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第三，考察重要的外国文学现象的研究状况；第四，勾勒本学科学人群体的面貌；第五，整理归纳重要的文献资料”（《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导言》4）。应该说，这个目标基本上达到了。这套著作是所在行业的专家们多年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是百年外国文学研究历史的初步但全面的总结，从这个意义上看，称之为“里程碑”并不为过。

其次是对方法论的重视。开篇两卷为“总论卷”。第一卷探讨外国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以及外国文学研究话语转型的问题。上编开篇是陆建德先生的文章“形式理论与社会/历史学转向”，文笔老辣，切中肯綮。接下来的几篇论文也都论点新颖，论述严谨。下编对中国百年来外国文学研究“话语转型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角度独到，具“史”的性质。第二卷主题为“多维视野中的外国文学研究”，杨慧林、刘建军、谢天振、聂珍钊等学者从宗教学、社会学、译介学、伦理学、叙事学等角度考察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并探讨了其他相关问题。这卷的作者，不少是外国文学学界的知名学者，各位学者就其擅长的领域展开探讨，或汪洋恣肆，或严谨别致，视野开阔，各有千秋。该书其他各卷也可以说写得多姿多彩，各有风貌。¹陈建华在“也谈‘经典作家的学术史研究’”中说：

古人云：“欲明大道，必先知史。”没有学术史的研究，就谈不上学术的承继与发展。（……）学术史研究的价值也常会超越其本身，加深人们对社会变革和文化发展进程的认识。

进行学术史研究要对相关的学术领域做直面历史的科学梳理，要记录下众多学者以生命和智慧构建的知识系统和范式体系，要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把握重要的学术问题，要有理性的反思精神，是对研究者的学识、境界和创造力的考验。（21）

这篇论文是陈建华主持完成的12卷著作的经验总结，其基本精神已经体现在这部巨著之中。当然，要构建“外国文学学术史”的大厦，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陈建华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目前撰写整体的“外国文学学

1 因有多位学者专文论及这部宏大的著作，这里不再展开。

术史”的条件尚未完全成熟。因此，在《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出版前，有多人建议将书名定为“中国外国文学学术史”，先生均予拒绝。该书出版后尽管获得了学界很高评价，陈建华先生仍然认为该书只是“一个初步总结”。例如，郑克鲁教授在《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的出版座谈会上这样说道：“这个东西的难度非常之大，做成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12卷的书，应该说值得庆贺。我觉得这套书有很多优点，因为我曾经参加过结题研讨会，对内容有些了解，觉得他们写得不错。我觉得，这套书起码有一个初步总结的意义。初步总结也是很难的，完备是不可能的，总有遗漏和疏忽，第一次尝这个果子，我觉得很了不起”。后来，陈建华先生在“学术青春长驻”一文中谈到郑克鲁先生对《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的评价时，充分肯定郑老师关于初步总结的评价言简意赅，是符合实际的客观评价。¹

陈建华先生的学术活动，促进了“外国文学学术史”的发展。作为一个学者，陈建华先生明白，目前想要编撰一部宏大的学术史，还力不从心。他多次说，此事寄希望于年轻一代的学人。当然，局部的、个案性的工作，陈建华先生还是努力在做。因为只有丰富的学术史研究实践，才能逐渐阐明“大道”，促进“外国文学学”的诞生。陈建华先生近年来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列夫·托尔斯泰学学科史’研究”，其基本方向仍然是以托尔斯泰个案研究探索“外国文学学术史”的方法和道路。

二、陈建华先生与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文学学科建设

陈建华先生不仅是杰出的学者，而且也是出色的学术研究组织工作者，在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特别是俄罗斯文学学科建设）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陈建华先生的贡献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教学和学术团队的建设，二是俄罗斯文学学科史的研究，三是在对外交流中承继学科传统。

（一）教学和学术团队的建设

在本专业的教学和学术团队建设方面，陈建华先生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教学活动和教材编写。陈建华先生1978年入读华东师范大学，不久就跟倪蕊琴先生研究俄罗斯文学。陈建华先生毕业留校后一直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讲授专业基础课“外国文学史”和专业选修课“俄罗斯文学研究”等课程，并长期担任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90年代的教学改革中，陈建华先生主编的《俄罗斯文学经典》²使先生成为

1 参考《郑克鲁教授八秩寿辰纪念集》第109页（该论文集未公开）。

2 这是1995年完成的一份多媒体教学软件，后扩展为《外国文学经典》，1998年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最早“试水”电子教材的人，并在文理多系科的合作中显示了其卓越的组织能力。此后，陈建华先生主持的《外国文学史》2003年成了我校最早的一门“上海市精品课程”，后来又成了“国家精品课程”和“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获得多种重要的教学成果奖。陈建华先生主编的教材《插图本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新编》《外国文学作品选新编》和《外国文学经典——文选与解读》等，深受好评，多次获优秀教材奖。他还参与了更重要的马工程《外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负责俄苏文学部分。陈建华先生在华东师大教学的重点是俄罗斯文学，他不仅在课堂上讲授俄罗斯文学，还经常给学生们做俄罗斯文学专题报告。陈建华先生和导师倪蕊琴教授上世纪80-90年代合作主编的《论中苏文学发展进程》和合著的《当代苏俄文学史纲》等著作，既是先生早期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的结晶，同时也是为本科与研究生教学所需而著；他后来享誉学界的《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俄罗斯人文思想与中国》《阅读俄罗斯》和《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等著述，也在研究生教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是最早被教育部推荐为“研究生教学用书”的著作之一。在陈建华先生那里，教学与研究是不可分割的。

2、队伍建设与良好学术氛围的营造。华东师范大学有一支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专家队伍，分布在中文、外文、国关等系科，陈建华先生善于在科研上与各方通力合作。在陈建华等老师的积极努力下，华东师大中文系的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科队伍不断壮大，主要语种的老师配置较为齐全，其中包括先后引进两位俄罗斯文学方向的博士，另有多位老师获得青年长江学者等人才称号。他常常组织年轻教师和博士生参与其主持的科研项目，这对年轻人的成长很有帮助。在1980年代，由于倪蕊琴和王智量等老师的努力，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学生中已经出现“俄罗斯文学热”，这种学术氛围在陈建华先生的带动下延续了下来，学生们喜欢选修俄罗斯文学方面的课程或以此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同时，陈建华先生领衔组建了我校“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创建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中心”。他还应邀参与了以国际关系学院为主的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的筹建，并且也是该中心主要负责人之一。

3、邀请学者讲学与组织相关学术活动。不少外国文学界和比较文学界的著名学者来华东师大讲过学，如草婴、吴元迈、夏仲翼、乐黛云、郑克鲁等先生，谢天振、陈众议、杨慧林、聂珍钊、王宁等学者，他们都与华东师大的师生有过热烈交流。同时，陈建华先生也是不少学术会议的组织者。以陈建华先生在本校主持的俄罗斯文学方面的3次会议为例。（1）“纪念余振先生百年诞辰暨俄罗斯文学研讨会”。这次会议由陈建华先生发起，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大学俄语系联合主办，上海辞书出版社、上海译协和上海作协等协办。京津沪等地的学者在会上以不同方式深切缅怀余振先生，谈

及他对俄罗斯诗歌翻译和研究的贡献,以及对北大和华东师大学子的培养。这次会议是对前辈学人的最好的纪念。(2)“纪念列夫·托尔斯泰逝世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也是由陈建华发起,华东师大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俄罗斯研究中心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等机构联合主办,参加会议的有草婴、王智量、姜自良、朱宪生、吴笛等翻译家和学者,以及肖洛霍夫博物馆(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музей-заповедник М. А. Шолохова)馆长亚历山大·肖洛霍夫(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Шолохов)、俄罗斯驻沪总领事馆马克西姆·格列恰内(Максим Гречаный)等外国朋友。草婴先生从医院坐轮椅来到会场,并做了长时间的动情的发言。在海外的托尔斯泰研究专家倪蕊琴老师也做了书面发言。(3)“陀思妥耶夫斯基学术研讨会”,陈建华先生主持了这次由校内外多家机构合办的学术会议。来自我校以及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翻译家协会和斯洛伐克科学院等单位的学者夏仲翼、冯增义、倪蕊琴、杨伟民、高利克等参加了会议。会议议题广泛,如冯增义、徐振亚等专家探讨了陀氏创作在国内外的研究情况,以及刚刚出版的《精神领袖》一书的翻译问题等。此外,2013年5月11日,华东师大组织“纪念戈宝权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上,陈建华等学者发了言,倪蕊琴先生向学校赠送了俄文版《托尔斯泰全集》。这些会议是对华东师大俄罗斯文学学科发展的促进。

陈建华先生在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并不限于俄罗斯文学,他在比较文学领域也颇有建树。由于诸多老师的努力,华东师大在国内首批开出“比较文学”课程。陈建华先生在后来的教学与研究实践中,对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的教学改革和学科建设做了不少实事,也有过不少思考。例如,陈建华与谢天振等朋友一起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创刊和上海市比较文学学会的成立做了许多工作。又如,陈建华先生在2000年递交国家社科规划办的《世纪之交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调研报告)》中的思考。这份调研报告不仅总结了上世纪90年代国内比较文学界在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翻译研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中西文论比较研究、文学人类学研究、文学与宗教关系研究等方面取得的成果,还深入探讨了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比较文学界关注着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诸如比较文学语境中的全球化与民族主义问题、比较文学研究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影响研究在当代的作用问题、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合并后的专业建设问题等。同时,陈建华先生对新世纪的比较文学研究的方向提出建议,认为在比较文学领域可以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比较美学与东西方戏剧研究、汉学研究:中国文学与文化在国外、网络时代的文学研究等十个方面开展或强化研究。这些课题有的在国内有较好的研究基础,但因其领域较广尚需继续研究的(如“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有的在世纪之交这一特定期间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而国内研究尚薄弱的(如“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也有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产生的新的课题(如

“网络时代的文学研究”）。上述建议不少在后来成为比较文学界的热门话题。

（二）华东师大俄罗斯文学学科史的研究

学科史的梳理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阐述俄罗斯文学研究本身的历史，即所谓“学术史”；其二是追溯本校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历史，阐明历代学者在这方面所作的贡献，即所谓“学人史”。陈建华先生在俄罗斯文学学术史方面的贡献，我们已在前文论述，这里简要介绍陈建华先生在华东师大“学人史”研究方面所作的工作。陈建华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文中，对华东师大俄苏文学研究的传统做了清晰系统的梳理。¹

首先，陈建华将华东师范大学的俄苏文学研究和译介的传统追溯到老校友戈宝权先生。1928-1933年，戈宝权在就读于华东师大的前身大夏大学期间，“阅读了大量的〔……〕俄国文学作品”，并且“从托尔斯泰的故事集中翻译了《上帝看出真情，但不立刻讲出来》和《高加索的俘虏》，发表在同学编的刊物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134）。1978年，戈宝权先生曾来母校，作了“俄国文学与中国”等专题的学术报告，对包括陈建华先生在内的众多学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其次，陈建华介绍了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前辈学者，如施蛰存、徐中玉和钱谷融等与俄罗斯文学的渊源。他们虽然“专业”不是俄罗斯文学，但自1930年代直至1980年代，均以不同的方式与俄罗斯文学发生过联系。如钱先生曾在为《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写的序言里说，自己是“喝着俄国文学的乳汁而成长的”，“俄国文学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在文学方面，它深入到我的血液和骨髓里，我观照万事万物的眼光识力，乃至我的整个心灵，都与俄国文学对我的陶冶薰育之功不可分”（《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序一》1）。俄罗斯一家重要刊物曾引用这段文字来说明中国知识分子与俄国文学的关系。这些前辈学者也有过一些重头文章评介俄苏文学，并一直支持鼓励华东师大的后辈学者研究俄罗斯文学。

第三，从1950年代华东师大建校以后，中文系和俄语系逐步形成的一支强大的俄苏文学研究队伍。陈建华先生详细阐述了余振先生、倪蕊琴先生和王智量先生等学者的学术渊源、学术成就和学术品格，以及他们在学科建设方面所作的贡献，称赞他们远离浮躁、潜心学术，立志做“真”学问。陈建华先生本人在俄罗斯文学研究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他在各种著述中都强调先行者的指导作用。陈建华在“做有良知的学问——写在倪蕊琴教授书前”一文这样写到学术传承关系，称在倪蕊琴教授的引导下，他才逐渐深入了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堂奥。

陈建华先生不仅对前辈学者的学术成就和学术道路如数家珍，对后辈

1 参见陈建华：“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俄苏文学研究的学术队伍”，《俄罗斯文艺》5（2016）：134-139。

学生的学术研究也给予支持和热情鼓励。他不仅跟后辈学者合作撰写论文论著,晚辈有专著出版请他作序时,也是有求必应,来者不拒。他指导的二十多位博士生和多名博士后,不少已经成为高校的俄罗斯文学等方向的教授,并继续参与华东师大研究团队的工作。“前辈学者为这个学科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它们成了后来者成长的沃土。华东师大的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团队正在并将继续不断开拓,努力奋进,以自己的鲜明特色,在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139)。

陈建华先生的这类文章,不仅是对华东师大俄罗斯文学研究团队建设的回顾与思考,更是对学科建设本身的思考。

(三)在对外交流中承继学科传统

陈建华先生长期担任国家社科基金外国文学学科组成员的工作,为中国外国文学(特别是俄罗斯文学)学科的发展花费了大量心血。他也经常应邀到国内其他高校讲学,扩大了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文学学科在校外的影响。同时,他在教育部设立的国内两个俄罗斯领域的重点研究基地担任重要职务。上世纪末,陈建华先生应本校兄弟院系的邀请,参与筹建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在该中心获批成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后,他长期担任副主任,除了承担基地重大项目的研究课题外,还积极参与了不少相关的工作。就对外交流而言,他与俄罗斯研究中心其他成员一起接待过许多外国朋友,如作家格拉宁率领的作家代表团、俄罗斯科学院和高校的汉学家代表团、以世界文学研究所学者为主的文学界代表团,以及俄罗斯总统夫人柳德米拉·普京娜一行等。陈建华先生还与黑龙江大学的“俄罗斯语言文学文化研究中心”保持密切合作,长期担任这个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委员和主任,参与了该中心不少学术活动。

此外,陈建华先生先后多次访问俄罗斯,除参加学术会议外,还分别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有过长时段的访学。在访问期间,陈建华先生除收集资料等学术工作外,与俄罗斯学者也有过广泛交流。

如对俄罗斯学者的访谈。陈建华先生曾在一段回忆写道:“俄罗斯隆冬时节,我曾迎着漫天风雪,踩着‘嘎吱’作响的雪地,走访了俄罗斯著名学者、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李福清通讯院士,并就中俄文化交流的主题与他进行了首次对话。此后,我在广泛接触俄罗斯学者和作家的同时,又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与李福清先生多次会面,并继续我们之间的对话。期间,我们都先后几次离开莫斯科,远赴外地。因此,直到莫斯科由银装素裹转为满目春色时,我们的对话才告结束”(《阅读俄罗斯》3)。而这次访谈的成果就是前述的富价值的学术对话“在历史与现实的长河中”。

又如,与俄罗斯汉学家的交流。陈建华先生曾拜访莫斯科大学教授华克生(Дмит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他在一篇札记中写道:“我曾经在自己的一本书中称汉学家是文化使者,华克生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努力促

进中俄两国文化交流的成就卓著的文化使者”（《丽娃寻踪》358）。不仅华克生本人是中国文学的著名翻译家，而且他的一家堪称汉学之家，岳父鄂山荫是蜚声苏联汉学界的学术权威，他的儿子也已是汉学新锐。当他“捧出儿子那本厚厚的关于中俄关系的博士论文时，我看出了老人内心的喜悦和深深的期待”（《丽娃寻踪》359）。“在他的寓所里，我们品着中国龙井，聊了将近三个小时还欲罢不能。室外寒风凛冽，室内却温暖如春。老人为能与中国学者作这样的交流而高兴，我也深为俄罗斯学者对中国的这份真情所感动”（《丽娃寻踪》359）。陈建华先生曾应使馆文化处邀请，在莫斯科参加了“纪念李白诞辰1300周年”的活动。那天，使馆大楼的门前高高挂起了红灯笼，大厅里灯火辉煌。与会的大都是著名的俄罗斯汉学家，不少人年事已高，但他们都顶着隆冬时节夜晚的寒风，赶到了中国使馆。在这次纪念活动中，他与索洛金、博克沙宁、谢曼诺夫和费奥尔基斯托夫等院士和教授有过愉快的交谈。陈建华先生曾在圣彼得堡大学访学，与斯别思涅夫教授、司格林教授、罗季奥诺夫教授、索嘉威教授等学者有过更多的接触与合作。

再如，遍访俄罗斯文学大师的故居。陈建华先生曾经写道：“遍访俄罗斯文学大师的故居，这是我在赴俄前就定下的访学目标之一（……）我多次远行，从繁华的都市到偏远的乡村，从浩荡千里的伏尔加河到风光旖旎的黑海之滨，从斯拉夫民族的发祥地到充满传奇色彩哥萨克旧都（……）我盘桓在众多的文学和文化胜迹前，流连忘返”（《丽娃寻踪》365）。从隆冬到仲夏，拜访过的著名作家的故居有几十处之多。“此外，诸如《现代人》杂志编辑部、新圣女公墓、波洛金诺古战场、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宪政广场等，也引起我浓厚的兴趣。各种印象纷至沓来，时时激动着我”（《丽娃寻踪》365）。陈建华先生先后写下了数十篇散文札记，如《金秋，在米哈伊洛夫斯克》《通向莱蒙托夫家的小径》《在斯帕斯克-卢托维诺沃庄园》、《走进〈现代人〉杂志编辑部》《夜宿托尔斯泰庄园》《梅列霍沃的冬日》等，并编有《顿河晨曦——今日俄罗斯漫步》一书。在陈建华先生看来，当他在俄罗斯的大地上驰骋时，他是在沿着师长的足迹进一步走近俄罗斯文学，理解俄罗斯文化的精髓，并继续着师长们关于俄罗斯文学以及中俄文化关系的思考。

Works Cited

陈建华：《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导言》第1卷。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年。

[Chen Jianhua.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Chines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Introduction* Vol. 1. Chongqing: Chongqing Publishing Group, 2016.]

——：“也谈‘经典作家的学术史研究’”，《外国文学动态研究》3（2020）：21-25。

[—, “Also on ‘the Study of Academic History of Classic Writers’.” *Journal of Foreign Literature Dynamics* 3 (2020): 21-25.]

- ：“长篇结构模式的突破：谈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长篇的‘对位’、‘对映’结构与戏剧处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3（1986）：34-39。
- [—.“The Breakthrough of Structural Model of the Novels.”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ety Edition)* 3 (1986): 34-39.]
- ：《丽娃寻踪》。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
- [—.*In Search of Riva*.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14.]
- ：《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
-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Russian Literature of 20th Century*. Shanghai: Academia Press, 1998.]
- ：《阅读俄罗斯》。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
- [—.*Reading Russia*.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7.]
- ：“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命题的几点看法”，《中国比较文学》3（2001）：49-52。
- [—.“Some Views on the Proposition of ‘The Elements of Weltliterature i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3 (2001): 49-52.]
- ：“奇异的国度：俄罗斯文学先驱者的东方想象”，《俄罗斯研究》1（2001）：67-74。
- [—.“Strange Country: The Oriental Imagination of the Pioneers of Russian Literature.” *Russian Studies* 1 (2001): 67-74.]
-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俄苏文学研究的学术队伍”，《俄罗斯文艺》5（2016）：134-139。
- [—.“True talents always shine through: Remembering the Academic Team of Russian and Soviet Literature Research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Russian Literature and Arts* 5 (2016): 134-139.]
- 吴元迈：“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外国文学”，《外国文学评论》1（1995）：5-12。
- [Wu Yuanmai. “Foreign Literature Facing the 21st Century.”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1 (1995): 5-12.]
- 黄军：“《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出版，专家们是怎么看的？”，华龙网，2016年10月18日 <<https://news.ifeng.com/c/7fbd6GKxIMv2023-12-10>>。
- [Huang Jun. “What do experts think of the publication of *The Academic Course of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in China?*.” *Cqnews*. 18 October 2016 <<https://news.ifeng.com/c/7fbd6GKxIMv2023-12-10>>.]